# 兩漢書鈔

什

# 後漢書抄卷之一

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南充王廷 節抄
刑部主事常熟 錢之選校正

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光武奔之尋邑兵卻諸部將共乘之諸將既屢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尋邑陳亂乘銳崩之光武

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犛牛之尾哉天下詎可知而閑長者乎

童謠云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平遣囚徒

令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

野穀旅生麻尗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

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単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

賛曰炎正中微大盗移國九縣飆回三精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眖自甄沉幾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群長轂雷野高鋒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賛明明廟謨糺糺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明帝）

令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又郡縣每因徵發輕爲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刺。

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眇眇小子屬當聖業。

冬無宿雪春不燠沐。　重逆此縣之拳拳。

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蚩

也。
春秋圖讖所謂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昔應門失
守關雎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嘆。永覽前戒竦然兢
懼。
五穀登衍。
昆崙塞。　冀蒙嘉澍。　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
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章帝　恐人稍受廩往來煩劇。
涉道日寡。又官職耗亂。
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　省水紈方空縠吹綸絮。
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　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

理冤獄。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
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　思遲直士側席異聞。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
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
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負猶憂也
又令丙籥長短有數。念其痛毒怵然動心。
寇賊爭心不息。邊野邑屋不修。永惟庶事思稽厥哀。
與凡百君子。共弘斯道。中心悠悠將何以寄。
方春孳甲。宜助萌陽。

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
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
靈燿著明 跋涉懸度陵踐阻絶
文加殊俗武暢方表 和帝 鷄鹿塞 稽落山
居延塞
後不再籍萬里清蕩告類薦功以章休烈 金微山
豈非祖宗迪哲重光之洪烈歟 科別行能必由鄉曲
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負非獨州郡
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
故也

寤寐永歎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於
下有司不念寛和而競爲苛刻覆按不急以妨民事
甚非所以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
伏閲盡日 勿因縁妄發以爲煩擾勿因科令加虐
羸弱
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
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詞
貨行于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
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安帝
被蝗以來七年于茲今州郡隱匿裁言頃畝今群飛
蔽天爲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邪且復假貸以觀

厥後其務銷救災眚安輯元元

詔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爲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

坐法當徙勿徙亡徒當傳勿傳 順帝

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盗肆暴庶獄彌繁憂悴永嘆疢如疾首 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庶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令日變方遠地搖京師咎徵不虛必有所應

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僞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傚僻之多與

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騁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詐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 質帝

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 桓帝

彌歷時歲監寐寤嘆疢如疾首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来

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嬿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墜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逡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郭后

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



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也

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

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馬后

后五歲太夫人愛之自爲剪髮夫人年高目瞑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 鄧后

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女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作女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

后疾帝令母兄弟入親醫藥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讌會諸姬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着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傴身自卑帝每有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嘆曰脩德之勞乃如是乎

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匣太后念

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
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時有
未至者也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不當天下萬分之
一而旋旃之所撝及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
爭受職命非惟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為權
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　劉玄
解形河濵削迹趙魏
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龐萌
負𡚁無可言者　張步　白馬陳從事　北道主人
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

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
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于人心深
矣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
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因時
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握強歲月
之間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　盧
芳
今俊乂竝會羽翮比肩望無耆耈之德而猥託賓客
之上誠自媿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
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

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眞願將軍勉之 隗囂

所以慰藉之良厚 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絶群

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

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杖劍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茲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心胥參之有識

八ム子系十二爲期 公孫述

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啣王者異日談也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爲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絶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擾之中使信先成于敵人赦岑彭以顯義若此足以

見其度矣。志慮高遠。禍發所忽。古人以蜂蠆爲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齊武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隱。倡狂無妄之福。汙滅親宗。以觖一切之功哉。昔蒙穀負書。不狥楚難。即墨用齊。義雪燕耻。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李通

往者成哀衰微無嗣。王莽乘間簒位。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强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王常

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更共艱戹。何日忘之。莫往莫来。豈違平生之言乎。何用知非僕邪。

晨興鴻郤陂田數千頃。汝土以敗。魚稻之饒。流衍它郡。鄧晨

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冘豫不決。来歙

愚聞爲國者愼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禍。俱愼名器。

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来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况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

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儀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薛皓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廷詰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引起歷不去 来歷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闚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鄧禹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

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埶謝讒亦勝之悲哉隲惺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鄧隲

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　寇恂

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爲青蠅之人所共搆會

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輙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　馮異

晨夜草舍



愚聞明鏡所以鑑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季文豈能居一隅哉　忸忕小利

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　賈復

昔高祖忌栢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

留之以生災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上智不慮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
危以自亡 吳漢
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
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
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
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足取
信矣
臧宮將北軍圍原武城不下帝問公卿諸侯王時顯



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埶無久立其中必有
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
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 臧宮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
思雖懷璽紆綬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爲群尚未
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旣定威臨天下戎羯
喪其精膽群帥貫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
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于伊
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
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防意蓋已弘熙豈其顛

沛平城之圍恐傷黥王之陳乎。

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　耿弇

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

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矣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尅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聞昔弍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復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塡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

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

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徽功於義何如　竇融

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徽功趣埶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襍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比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淸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朞年

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馬援

轉游隴漢閒嘗謂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
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
凡殖貨財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
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

卿非刺客[redacted]說客耳

願聽詰行在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中愚策

馬援與囂將楊廣書曰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
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
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
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于
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
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
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
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宛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
之狀不可言也夫怨仇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
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
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

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也。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

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援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閑於進退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每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討徵側徵貳還封新息侯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史守墳墓使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孟冀名有計謀于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復賤居高堅自持
勉思鄙言
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
獨惡是耳
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
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
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夫明主醲於用賞約
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
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
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

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
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
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
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
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
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更共罔養以崇虛名（罔養依違也）
勞心諄諄視人如子（卓茂）　汝爲敝人矣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
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時

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舘何異哉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寛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乆留徒擾賢者耳　魯恭

卓茂出行人認其馬嘿解與之

寛嘗行有人失牛者就寛車中認之寛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寛曰物有形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劉寛

帝引見寛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寛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寛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爲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乆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産寛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産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寛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羮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寛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羮爛汝手

更始立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

皆饑。柰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容者百餘家。伏湛

奏行鄉飲酒禮。

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

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侯霸

帝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宋弘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

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爲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輙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蔡茂



曾祖父楊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馮勤

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趙憙

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將軍降

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名。願乞降之。乃徵憙。年未卄。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即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更始大悅。謂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

更始敗。憙爲赤眉兵所圍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弃之於道。憙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略。憙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憙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田里。時鄧奉反於南陽。憙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憙與奉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得憙書。乃驚曰。趙憙眞長者也。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憙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憙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憙爲太僕。引見曰。卿非但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焉厚加賞賜。

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

可純以閥閱。韋彪

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

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宣秉

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張湛

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輅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湛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

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于丹。丹拒不答。王丹

更始時。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于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

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每歲農時輙載酒肴於田閒候勤者而勞之其惰嬾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王良

病歸復徵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連聘不應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

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蔬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不其然乎張湛不屑矜偽之誚斯不偽矣王丹難于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于隴底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杜林

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將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餽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

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

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郭丹

初為郡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

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絝望曰議曹惰窳自無絝寧足為不家給人足邪 吳良

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

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徒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 承宮

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

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弃兄感其言 鄭均

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己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趙典

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

後漢書抄卷之一終

# 後漢書抄卷之二

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　桓譚

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于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懸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

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

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于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

馮衍

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予之爲取

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

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于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

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爲深憂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惟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幽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兵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跡垂

甘棠之風。令功烈施于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國。天二：鎧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强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缾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

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爲伯玉聞此至言必
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
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强于時無與俗同
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
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
見執于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
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
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
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横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
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



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
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
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
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没身能如命何人道之本有
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
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
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
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
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欲通揭節垂組自
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

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上黨見圍
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
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無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
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亡
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
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
欲搖太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
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
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
則爲功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
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
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説乏董生
之才寡李廣之埶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蓋
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

論曰夫貴者負埶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
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
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
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
然義直所以見屈于既往守節故以彌阻于來情嗚
呼

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幷力上應天心下酬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絶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　申屠剛

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司隷校尉鮑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　鮑永

永行縣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隷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

也。帝意乃釋。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時左隊大夫逯竝素好士。惲說之曰。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惲誠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竝奇之。使署爲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于巖築。桓公取管仲于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



而可爲吏位也。非闚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遂不受署。郅惲

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

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惲因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出就獄。令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乃出。

太守歐陽歙署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内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歙曰西都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于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内員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曲佐直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惲從鄭敬去



隱于弋陽山中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群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于南野謂来歸爲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告別而去　類不檢節

鄧仲況爲延岑護軍擁兵南陽陰縣爲寇劉龔爲謀主竟與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劉歆爲國師）竊自依依

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遊。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乃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于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

變。倚強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爲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于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襍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吴濞之畔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燦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密

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栖栖。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盡忠博愛之誠。憤懣不能已耳。蘇竟

蓋善言古者合于今。善言天者合於人。郎顗

臣聞刳木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佐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如此。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群帥反旅。海内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

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
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
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
望冀一休足于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
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
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三
年將帥和睦士卒凫藻令若使公卿郡守出于軍壘
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于宿衛則戎士自百何者
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難其功
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族振旅
之臣重復厚賞加于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
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令猥用愚薄塞
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
之才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久竊祿位令功
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未許放退臣
詩蒙恩允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
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
補益復受大位雖析圭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杜詩

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奮爲姑臧長力行清潔

爲衆人所咲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
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
官屬禮之常迎于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
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惟奮無資單車就
路 孔奮
帝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
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
能討姦公孫述破時珎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
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張堪
父丹王莽時爲大司馬部牧遭亂客死于蜀范遂



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
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
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
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于死穆聞復馳使
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 廉范
初隴西太守鄧融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
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
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
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
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

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

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志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欒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畏其埶援。莫敢糺問。

蘇不韋父謙。爲李暠掠死獄中。不韋載喪歸鄉里。瘞



而不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于諸陵閒。不剋。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達暠之寢室。出其床下。值暠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于市曰。李暠父頭。暠匿不敢言。求退。捕不韋不能得。嘔血死。不韋遇赦。回家。乃始改葬。郭林宗

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閭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霑不韋毀身燋慮出于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暠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 蘇章

觀歷縣邑採問風謠 羊續

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 陸康

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巳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陰識

五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

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豬肝泥竈令婦孝

五典紀國家之政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輙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聖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于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于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朱浮）

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 虞延

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梁竦

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于道則易以興政乖于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埶屬彫弱之期而匡朝鄙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饑之戹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況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采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缺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

咸埜異調中都殊絕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皐蘇而制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禮云其然哉 曹褒

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于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于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鄭玄

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玄甞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奉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奥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

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黄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来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讃勿替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卧洛陽庸得安枕乎　鄭興

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　是以親爲餌

春秋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

妖災生。往年以來。讁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缺焉。
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
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
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
私。擇人處位也。　依經守義。文章温雅。
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興好古學。尤明左氏
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
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
賓客。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鄭衆
及梁氏敗。賓客多坐。唯衆不染於辭。

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耳。
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　政有名跡。
徵賦繁興。　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
其君上爲忠。范升
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悦爲重憂。今動
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
出益可怪。晩發愈可懼耳。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
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闕。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
慙負二老。無顔於世。
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　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

行。

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至寶不全衆好。故卞和泣玉。仲尼聖德。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陳元

斷截小文。媟黷微詞。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脱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

夫明者獨見。不惑于朱紫。聽者獨聞。不謬于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離朱黄帝時明目者能察毫末于百步之外）師曠不爲新聲易耳。（衛靈公之晉宿于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寫之遂之晉晉平公饗而奏之曠曰此亡國之音也）

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

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于權變。其相殊絶。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賈逵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曆。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

使頴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皆欣欣羡慕焉

論曰賈鄭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鄭興以遜詞僅免桓譚以不善讖流亡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人號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伯饒焉 張霸

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逡巡不答

行慕原憲操擬伯夷

張陵張伯饒之孫官至尚書元嘉中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媿色

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

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中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

桓榮年四十無子何湯爲榮門人乃去榮妻爲更娶生三子桓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時上微行夜還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詰大官賜食諸門侯皆奪俸建武中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收案詔免官

桓榮

溫恭有蘊藉(言寬博有餘)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張佚論

陰氏以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

榮初與族人桓元卿同饑戹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爲之懷耻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麑以罪作傅蓋推仁審僞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眞邪幾於辨矣

桓鸞少立節行縕袍糟食不求盈餘

桓曄字文林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父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后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

桓彬之父麟早有才惠

彬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免官彬廢

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窊絜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已者因心以會道

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 丁鴻

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徼則易救末者難

丁鴻父丁綝封安鄉侯鴻讓于其弟丁盛鮑俊讓之就國

論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己厚其名。于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赤眉大衆且至。鄧禹以栒邑不足守。引師就堅城。而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于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探之。宗不肯探。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横行。宗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爲後拒。　張宗

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雄乃移書屬縣曰。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其毀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　法雄

勢得容姦。[redacted]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蹠可信。故樂羊陳功。則文侯示以謗書。願請中常侍監軍財費賞。馮

緄

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嫵。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侍婢二人。戎服自隨。

度尚為荊州刺史。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珎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兵寡少。當須諸郡所發悉至。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潜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来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憤踊。勑令秣馬蓐食。徑赴賊屯。大破平之。度尚

璇為零陵太守。賊衆多而璇力弱。乃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尅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

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楊璇

若夫數將竝宣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于東鄰之牲夫患菽水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祿恥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孝行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遷青州刺史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餓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稟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鍾離意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

劉平

楚子圍宋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

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諸吾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遂引師而去君子大其平乎已也 劉平註

趙孝父普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告歸常白衣步擔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趙孝

瑯琊魏譚少閒者爲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見譚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爲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食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

復與般轉側兵革中 束修至行爲諸侯師 劉般

劉般長子愷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優假之 劉愷 居巢侯

賈逵上䟽曰劉居巢侯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

丁鴻鄳侯鄧彪並以高行辭爵未聞貶削皆登三事
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
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
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
形而望景直不可得也
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司徒劉愷沉重淵懿道德
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
百僚景式海内歸懷誠宜簡練卓異以猒衆望
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已
沒矣從物何爲 周磐

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
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幷刀筆以
置棺前
蔡順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
即心動弃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
以悟汝耳

後漢書抄卷之二終